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貢生臣徐廷瑛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此言諸侯卿大夫送殤遣車之禮也公即君也謂五等諸侯注謂庶子言公卑遠之也車謂遣車載牲體之包以置之椁内四隅者君之適子年自十六以至

十九未成人而死者謂之長殤遣車則用三乘若公之庶子長殤則車止一乘大夫之適子長殤車亦止一乘案禮諸侯遣車七乘大夫五乘降殺以兩成人子視父降一等殤視成人子又降一等庶殤視適長殤又降一等故其差如此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此言臣為君杖之禮也達官謂受命於君名達於上者公之喪而臣為之服惟達官之長則杖而不及其

屬者以恩尤深故其禮尤重也鄭注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疏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若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此言君弔臣之禮也宮殯宮也出柩始行也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往弔於殯宮弔畢柩出君命引之三步

則止猶若不忍其行之遽也如是者凡三而後君退

葢所以致其哀禮者如此然君來弔不必定在殯宫或當柩朝廟將發亦如之或當既出大門至平日之賔次停柩舉哀亦如之時有早晚而禮則一也案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代為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此言衰老者不可有徒行遠弔之事也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若年至五十無車可乘而越疆以弔人必有

更盖其衰者此禮之所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此言存禮者之善而因及廢禮之事也魯大夫季武子寢疾蟜固有齊衰之喪不說凶服而入見且告之曰斯道也或幾於亡矣士唯於君門乃說齊衰耳武子曰子之言豈不善乎凡失禮顯著者人皆可知若

其微細固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也蓋心不懌而强言如此及武子死曾點則倚其門而歌以明己之不與季氏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此言受弔與弔人之禮也辭猶告也車曰引棺曰紼

大夫弔於士主人應下堂以迎若適當小斂大斂與

殯之時則擯者以主人有事告焉君子哀樂不同日故弔日不樂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餘哀未忘故不飲酒食肉凡弔於葬者本為助執事故必執引以導柩車若從柩至壙當其下窆必皆執紼窆執引最尊者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至有贏餘雖不執引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引取長遠之義紼取撥舉之義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

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此亦言君弔臣之禮也臣有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必有為主而拜者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典舍之人拜之可也其弔擯者必曰寡君承事謂承助其喪事也主人則曰臨謂對擯者而謝君之辱臨也君出而遇柩於路亦必使人弔之於臣民有父母之恩也案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則弔必有拜者明矣鄭注以拜為

往謝賓則兼弔時及往拜而言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此言庶子不為有爵喪主之禮也大夫之喪適子主之受弔拜賓若適子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蓋禮莫嚴於適庶之辨也案無適子則庶子之長者受弔適子不在雖同母之弟亦不受弔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

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此言聞喪而哭之事也父後妻父之後也適室正寢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禮女子適人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其夫亦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以其正故也然已無服而子為甥宜為舅緦故命為之主受弔拜賓袒免哭踊盡為主之禮也子為主在東階下故夫入門右北面而哭示無二主也此時鄉里有以哭

而來弔者則使人立於門外告以其故若與此死者曾相狎習則入共哭其不狎者不入也若已父在則不敢以私親之喪干尊者故但哭於妻之室而不於適室也若妻之兄弟不為父後則哭於異室别於適也若有殯在堂聞兄弟之在異國者有喪則哭於側室嫌哭殯也無側室則哭於大門內之右變其主位也若同國則往哭於其家喪無外事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此言哭友變禮之事也子張死曾子適有母之喪不脫齊衰而往哭之或止之曰齊衰不以弔而曾子則曰我以同道之恩但往哭之耳豈以為弔也與哉案弔主於禮而哭本於情故鄭注謂曾子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蓋曾子此時已卒哭而易受服矣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此言喪事為擯之位異於吉也悼公魯哀公子名寧擯贊相禮事者有若之喪悼公往而弔焉子游為擯而由左盖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故子游正之案由左由右皆謂主人之左右也孔疏謂推賔居右而已居左者未是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此言魯侯為王姬著服之事也穀當作告王姬周女

齊襄公夫人也齊以王姬之喪來告於魯魯莊公為之服大功解之者或曰王姬歸齊由魯為主比於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也或又曰王姬為莊公外祖母故為之服大功則失之矣案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姊妹而天子不為之服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又書王姬歸于齊此於齊之告喪所以服大功也或者不察而以為外祖母莊公是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則王姬乃舅之妻非外祖母又

諸侯絶期外祖母不當有服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説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

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此言晋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也狐偃即子犯子顯公子縶也晋公子重耳以驪姬之譖避難奔翟逮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之且述穆公之命曰寡人聞之從來死生更代之際亡國於斯得國亦於斯雖吾子儼然今在憂服中然失位亦不可久也

乘時亦不可失也孺子盍圖之重耳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必辭焉亡人無所爲寶惟仁親以爲寶今父之死是何等事若又因以爲得國之利其罪大矣將天下其孰能爲我解之孺子其必辭焉公子重耳因對使者曰以君之惠辱弔亡臣重耳身出亡而父死曾不得居於喪次盡哭泣之哀而以爲君憂父之死是何等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惠弔之義乎於是稽顙而不拜謝哭泣而起起而不復與使者私言使

者子顯歸以致命於穆公穆公稱之曰仁矣夫公子重耳乎為後者當拜謝今但稽顙而已以未立為後故不成拜也哭而起則哀痛其父也起而不私是遠反國之利也案舅犯之教重耳特致飾於辭命葢霸者假仁之事耳然其言則惻然仁孝之言也故大學論不外本内末亦有取焉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此言哭殯者不宜帷殯之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

之子公甫靖也柩在殯朝夕哭禮必褰徹其帷若帷殯而哭則非古也自敬姜之哭其夫穆伯始也案敬姜早寡常晝哭以避嫌帷殯宜亦此意然夫婦之義生同室死同穴何獨在殯之時嫌於褰帷而哭乎自敬姜行之世俗從而效之非禮意矣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此言居喪不敢過於哀毀之事也始猶生也孝子遭喪而行一切之禮乃是哀戚之至也惟哀戚之至故

禮為之節正以順孝子之心使之漸變而輕也所以然者君子念始而父母之生已恐傷其性而不敢至於太過也寀子以著代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若毀至滅性則子道不終而親之生我為徒然矣故節哀順變正先王之所以教孝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此言孝子盡愛親之道而兾其復生也禱祠如云禱

祀而求也孝子無不愛其親者於親之死為之復以冀其復生是盡愛親之道也葢猶有禱祠之心焉幽者鬼神之道望反諸幽以鬼神求之也北者幽陰之方北面而呼自幽而求之也案死者不可復生而萬一冀其復生者孝子之用心如是也故升屋北面而望其反如自出而反者然

拜稽顙哀慼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此言孝子哀痛之情尤以稽顙為極也隱痛也喪禮

本欲盡哀如拜與稽顙均為哀戚之至痛也就二者而言則稽顙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尤痛之甚也蓋拜是答賓之禮稽顙則全是自致其哀孔子之從稽顙而后拜者以此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此言飯含之義取其潔而不取其褻也人始死而飯含用米與貝實於死者之口而弗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亦用其物之美潔者云爾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此言銘旌之義也人死有銘者以其為神明之旌也以死者之形貌為不可見故用旗書名以識之惟愛之而不敢忘故為旌以錄其名敬之而不敢遺故為旌以盡送死之道焉耳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此言設重之義殷與周異也人始死以木作重長三

尺此雖非主而神所憑依在是是有主之道也殷禮始殯設重於殯廟之庭及作虞主後猶聯綴以懸於所殯之廟有不忍棄焉周禮作虞主後遂徹重而埋於土有不敢瀆焉案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不同者何方氏慤曰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此言奠與祭之盡其愛敬也哀素哀痛無飾也自始
死至葬而有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生者哀心特甚
不尚飾也唯祭祀之禮必致其文則主人自盡焉爾
此豈知神之所饗必在於此亦以表其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
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
哀之節也
此言哀痛之必有節也撫心為辟頓足為踊女辟男

踊孝子喪其親而有辟踊乃哀痛之極也若不裁限則傷其性故有筭數以為之節文也辟踊之時袒衣括髪者容貌之變也悲愠恚懣者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而袒括髪又在去飾之中為最甚也孝子理宜常袒而有所袒又有所襲者以明哀之有節限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此言葬時用素冠之禮也弁素冠也絰環絰也居喪之時冠服俱用純凶至葬則以素帛為弁制如爵弁而其上用葛為環絰所以然者葬而即遠與神交之道也於是乎有敬心焉如弁為周人之祭冠而以葬冔為殷人之祭冠而以葬皆以示敬也案喪事以哀為本故有厭冠麻絰之制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絰而敬心生矣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此言居喪病困尊者命食之事也歠歠粥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居喪三日不食以後大夫之家歠粥者則有主人主婦與室老焉惟慮其病困之故有不勝喪也是以君必命之食疏飯以紓其哀也陸氏佃曰謂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曰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案此則當以歠字連下主人主婦室老為句而以下兩句釋之義甚通貫雖與注異然固可從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此言既葬反哭之事也堂與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主人反哭而升於堂盖以堂者乃親平日祭祀冠昏行禮之處也主婦反哭而入於室盖以室者是親平日飲食供養之處也案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又云主婦入於室盖此時親之形魄已歸於土親之神明則欲其仍反於廟誠不忍其一日而無所歸也朱子曰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

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

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此言反哭之事而折衷於聖人也封讀為窆下棺也

人之始死則哀其死既葬則哀其亡故反哭之有弔

也哀之至也蓋前此尚見殯宫反則吾親亡焉不可

復見哀故於是為甚也殷之禮既封而受弔於墓周

之禮反哭而受弔於家夫親之在土固為可哀不若

求親於平日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尤甚也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言其情文兼盡禮所宜從也案士喪禮主人反哭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送於門外遂適殯宮慤者質野之意蓋弔禮不當於野行之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此言葬禮之順乎鬼神也北方國之北北首首在北也殯從南首固有不忍遽以鬼神待其親者至於葬

則終死事矣其於必北方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以鬼神所尚在幽暗欲順死者之情而反乎幽故也方氏慤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此言葬訖主人將為虞祭之事也宿讀為肅戒也進也虞祭名葬有以幣送死之禮蓋柩行至城門公使

宰夫贈元纁束旣窆主人用以贈死者於墓祝於此時則先歸以肅虞祭之尸焉案虞猶安也窆畢迎精而反祭於殯宮以安之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祭於廟則男女共尸

旣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此言虞祭之禮也士虞禮虞牲以特豕几以依神筵以坐神舍同釋奠置也旣葬而反哭主人與有司先

省視虞祭應用之牲別令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以禮地神為親之託體於斯也待祭墓之有司反即於日中時舉行虞祭之事焉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而日中虞釋奠必使有司代者欲速反而脩虞事虞祭必待有司反者葬禮畢然後可行祭禮也釋奠則無尸周官墓人凡祭墓為尸意者其君禮與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此言虞祭至祔孝子弗忍於親之事也卒哭三虞後祭名吉祭即卒哭之祭也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也葬之日日中即虞者以孝子之心弗忍一日離其親也自始死以來皆為喪奠至是乃易而為虞祭三虞之後其祭為卒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唯存朝夕哭也祝辭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故是日以

吉祭易喪祭也卒哭之明日祔於祖父廟以孫之與祖昭穆同也夫以吉祭易喪祭是變而之吉祭矣自吉祭而至於祔必接連於卒哭之日者不忍使其親一日而無所歸也案方氏慤曰不忍一日離推生者之情不忍一日未有所歸窮死者之理也舊説變者變其常謂未及葬期而葬者自虞至祔但遇剛日即連接其祭於經傳未有明據盖必於是日也接者即所謂明日祔于祖父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此言殷周祔禮之不同也殷以練之明日而祔周以卒哭之明日而祔夫三月而即鬼其親疑於太迫期則時少寛矣此孔子所以善殷也案祔者以主附藏於祖廟有祭則就祭之俟除喪而後遷主於新廟之中時而祭焉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於寢而有不忍遽改之心故比周為善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

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此言君臨臣喪之禮也桃性辟惡鬼神所畏茢萑苕可掃不祥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之則使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為有凶邪之氣可惡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此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姚氏舜牧曰死與生自不同惡生於所畏故為之祓除正以釋其疑畏之心而使君得盡禮於臣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此言殷周死者朝廟之事也將葬之時而奉柩以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推死者之心必自哀其違離寢處欲一至於祖考之廟告訣而后行也殷則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則殯於寢及葬而後朝廟以行其不同如此案殷殯於廟故未殯先朝周殯於寢故朝而後葬此神道人道之别如晋文公

之喪殯於曲沃當是用殷禮然則先朝禰而殯於祖
廟與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
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
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
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此言古用明器之善而以孔子之言為斷也殆幾也
俑木偶人設機而能踴跳故曰俑孔子謂送葬而有

明器者其知喪之道矣雖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以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近於用殉乎哉夫名之曰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事其親也以泥為車束草為人自古有此即明器之類也故孔子謂古之為芻靈者善謂今之為俑者不仁葢俑則有面目機發太似乎人非復芻靈之畧似而已不近於用人乎哉寀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易明器而用生者之器易芻靈而為俑後世以生人殉葬所自來矣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此言為舊君反服之禮也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禮有為舊君反服者是古之制與子思曰古之君子之待其臣也進必以禮而本於誠退必以禮而歸於厚故有去國而為舊君反服之禮也若今之君子進則引

之唯恐不高而若加諸膝退則擠之唯恐不深而若墜諸淵其去國之後得不為寇亂之主斯亦善矣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案此與孟子之告齊宣王皆似有為而發應氏鏞云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者故警以相為感應之理若夫忠孝之至彌性無窮則所以事其君親宜必有道矣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此言臣於君喪有食粥之禮也昭子季康子曾孫名强敬子孟武伯子名捷三臣孟孫叔孫季孫也曾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臣於君喪何食而可敬子曰居喪食粥此天下共由之禮也但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而以禮事君也四方其莫不聞矣故勉强食粥而為毁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

我非以真情而處此毀瘠者乎哉我是以寧違乎禮而食食也寀禮莫大乎臣子之事其君親曾稱隶禮而孟孫之言如此與所謂三年之喪曾先君莫之行者皆可歎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一

檀弓下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此言弔者從主人改服之禮也司徒以官為氏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則於主人未小斂時即絰而往

子游弔焉則俟主人小斂後子游出而加絰反哭之子夏疑而問曰小斂加絰之禮果有所聞與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主人若未小斂服未改則弔者不絰

孔疏曰此與前子游裼裘而弔同雖不云帶凡單云絰則知有帶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

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此言禮有經權之異用也个包也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曾子曰若齊大夫晏子者可謂達於禮也已禮以恭敬為本觀晏子於處事接物之閒恭敬其有焉有若曰禮有定制不可僭而亦不可偏晏子衣一狐裘至三十年不易是儉於已也葬晏桓子僅遣車一乘及墓藏之而馬遄返是儉於親也就遣車一事言之國君牲體七包遣車當用七乘大夫牲體五包遣

車當用五乘晏子以大夫而用止一乘是焉得為知禮乎曾子曰國無道則踰越者多君子寧過於儉朴而恥盈禮焉葢國尚奢侈則當示之以儉國尚儉朴則當示之以禮晏子之所為乃所以救時非不知禮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賔為賔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

子皆西鄉

此言昭子失禮之事也毋無通斯盡也沾舊作覘聲之誤也齊大夫國昭子之母死其葬也以子張相禮問葬禮之行於墓者男子婦人必有其位安所置之子張曰昔衛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主人之男子皆西鄉男賓從之在衆主人之南婦人皆東鄉女賓從之在衆婦人之南昭子聞言歎息而止之曰我為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盡來覘禮豈宜蹈故迹乎爾

當專而主之使賔自為賔主自為主可也於是其家之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賔亦與男賔同居賔位而東鄉矣案喪禮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女之位必有别焉禮之大倫也昭子志於立異乃但為賔主之辨而無男女之别其失禮也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甞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此言敬姜之能知禮并知其子也文伯穆伯之子歜也穆伯之喪敬姜惟於晝而哭是哭夫以道也文伯之喪則晝與夜而皆哭是哭子以情也孔子美之曰可謂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又嘗據其牀而不哭且曰昔者吾之有斯子也以其將為賢人而知禮也吾故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覿其所行今及其死也凡

朋友諸臣未見有悲慼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至於失聲斯子也平日必多疏薄於待士之禮矣案家語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葢戒婦人所以成其子之德而又不掩其子之過可謂賢矣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賔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此言敬姜能謹於喪禮也敬姜季康子從祖母季康子之母死將斂之時陳設其生時所服之褻衣敬姜曰為婦人者若不脩飾其衣裳容貌則不敢見舅姑懼褻也今將有四方之賓來其嚴亦然褻衣何為而陳於斯遂命徹去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禮道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此言先王制禮有節之事也微猶殺也猶猶作搖蔞作

梆有子與子游共立見居喪之人哭踊真切如孺子之慕父母者有子謂子游曰喪禮之有踊節我壹不知其何為而然久欲除去之矣以今觀之情在於斯其是孺子慕也夫居喪者何必多為辟踊之節也子游曰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乎情也故立哭踊之節以微之慮不肖者之不及乎情也故為衰絰之物之類以動其哀而興之若直情徑行而哭踊無節衣服無制是戎狄之道也禮義之道則有不然者夫人喜

斯陶然而和適和適斯形於歌咏歌咏不已斯身體動揺動揺不已乃至手舞而足蹈是則樂之極也然而樂與怒常相因樂而無節必至厭倦而生愠愠斯轉為憂戚憂戚斯發為歎恨歎恨不息斯撫心而辟辟則至於跳踊而奮擊此又哀之極也樂極而不節則流哀極而不節則毁故品節於斯斯之謂禮可直情而徑行乎人既死斯惡之矣以其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皆以使人勿

惡也始死即有脯醢之奠將行則有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未見真有饗之者也然自上世以來初未嘗舍此而不為為使人勿倍其親也先王制禮之深意如此子譏喪之踊而欲去之亦豈足為禮之訾累乎案人之情喜生樂怒生哀以類相生也哀生喜樂生怒反類相生也在易離之九三有鼓缶之歌故九四有突如之暴孔疏而後多欲改竄經文皆不是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此言行師之貴以義也祀神位有屋樹者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其祠祀之木殺其疫病之人師旋出

境陳使大宰嚭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素為能言何不就而問焉凡師必有仗義之名今衆之稱此師也其謂之何嚭曰古之所謂侵伐者必有其道不斬祀不殺厲不禽班白之老者今此師也不已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儀因曰若反爾侵畧之土地歸爾俘獲之臣民則又謂之何曰君王既討敝邑之有罪而又矜而赦之是師也豈可以無名議乎洪氏邁曰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

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互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

夫差使大宰嚭問之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雖夫差

之肆暴而以惡名之足恥者為言遂有以救國於既

敗之餘蓋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

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此言孝子居喪殺哀之有漸也顏丁魯人皇皇言心

無所依望望言形有所跂也息暫焉止息若待親之

來也居喪難於盡禮顏丁可謂善居喪矣當親之始死惟尸在而已則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惟柩在而已則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至於既葬骨肉歸土而迎精以反則慨焉如不及其反而且行且止以待之蓋猶有所疑也案此與上篇所記相似皆所以形容人子之哀慕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此即高宗以明古禮也言乃讙者命令始布而人心悅也今書文作言乃雍子張問於夫子曰書云高宗居喪至於三年之久而無所言喪畢言乃臣民莫不喜悅信有之乎仲尼曰奚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得以盡禮致哀者蓋以庶政聽於冢宰三年之故也子何疑於高宗乎案太甲居桐周公攝政皆古禮也然後世之疑伊尹者或以為放其君而羣叔流言周公幾無以自解則此禮之不可行於三代以

後也決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此言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也知悼子晉大夫名罃平公晉侯彪也知悼子之卒也未葬而平公飲酒師曠李調皆侍飲鼓鐘杜蕢自外而至聞鐘聲怪而問之曰安在或告之曰在寢蕢遂入寢

由階而升酌酒以罰曰曠飲斯又酌以罰曰調飲斯又酌以自罰於堂上北面坐飲之酌竟降階即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向者汝酌三酌我意爾必有諫諍開發於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不言而出是必有意存焉爾之飲曠何説也蕢曰桀以乙卯日亡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君不舉樂今知悼子在堂是同體之臣也其視子卯之疾日更為大矣曠乃大師也而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又問爾之飲調何

說也曰調乃近習之臣也以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
違禮之疾是以飲之也又問爾之自飲何說也曰蕢
乃宰夫職在刀匕而已今乃不供厥職而敢與知諫
諍防閑之事是為侵官故飲之也平公曰由是言之
豈特曠與調之過即寡人亦有過焉其酌而飲寡人
於是杜蕢盥洗揚觶致其潔與敬焉公既命蕢酌已
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晋國行禮之
終必舉此觶者謂此乃昔杜蕢所舉也陳氏祥道曰

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懸比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無飲酒鼓鐘之事此杜蕢所以譏也案此與春秋傳文小異而意無異杜蕢直言平公知過皆禮之所與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

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此言謚法之不失實也君靈公也有時猶言有數大夫士三月而葬也易代也死則諱其名故為謚以代之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父之謚於君曰日月有一定之時今將葬矣敢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謚不可以虛美必列其實行焉昔者衛值凶饑之歲夫子曾為粥以食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

子於盜殺兄縶之時能不顧其死以衛寡人斯不亦
貞乎又夫子聽衛國之政於凡尊卑之班次多寡之
節制悉遵舊典而脩舉之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得以不辱斯不亦文乎其謚夫子為貞惠文子可矣
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
文謚有三而惟稱文子者鄭氏謂文足以兼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此言知禮者能協於鬼謀也兆吉兆也兆有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以兆言吉也衛大夫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卜所以堪為後者卜人曰唯沐浴佩玉則兆蓋徒知齊潔以命龜而不知不宜於喪禮也五人者惑於其說皆沐浴佩玉而卜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可以沐浴佩玉者乎獨不

沐浴佩玉而石祁子竟得吉兆所以衛之人以龜為有知也案居喪者非頭有創身有瘍則不沐不浴非去喪則不佩玉庶子之立雖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然沐浴佩玉則見利而忘親人謀之所不與即鬼謀之所弗從也如石祁子者可謂知禮矣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

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此言殉葬之非禮也家大夫謂家宰子亢子車之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下謂臣僕之屬齊大夫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所以殉葬者既定其人矣而后陳子亢至妻與大夫以告曰自夫子疾未能獲養於下之人今請以某某者殉葬子亢曰以人殉葬固非禮也然以疾而當養者言之則莫妻與宰若矣

如以為可已則吾以非禮而欲已必以養疾之故而不得已則吾即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謀以殉葬者遂弗果用案殉葬之謀非以危言懼之未有能卒止者子亢於此庶乎能守正而達權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此言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也還葬不及日月之

期而即葬也子路曰為人子而有不克自盡者傷哉以貧也故生而無以為飲食之養死而無以為喪葬之禮也孔子曰子而養生即至啜菽飲水而務有以盡其歡心斯之謂孝子而送死即至斂首足形旋葬而無椁而務有以稱其家財斯之謂禮貧又何傷乎案陳氏祥道云君子之於親養在志不在體葬在誠不在物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盡歡亦有厚葬而轉至陷親於非禮者必如夫子之教則貧與富惟其

所遭而孝與禮無不可盡非專為子路言之也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此言君恩不宜有所私也衛獻公名衎靮韁也衛獻公出奔於齊既而反於衛行及郊將班邑以賞從者而後入柳莊諫曰居者行者均之為國如其皆守社稷則孰為執羈靮而從君如皆從君則孰為守社稷

今君反其國而獨於從者有私也毋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𥨊成公獻公皆出而復入其君臣之際嫌隙多矣柳莊之言與甯武子所謂居者守社稷行者扞牧圉之意相似皆所以開廣君心而泯其恩怨之跡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

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此言人君急於弔臣之事也衛有大史曰柳莊者寢疾公命其家曰若疾亟之時雖當祭亦必以告及死公果當祭因其家人來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乃衛國社稷之臣也今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釋以襚之并賜之二邑為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此邑之賜後雖世世萬子孫毋使變易也案獻公之待柳莊視魯之祭而

猶繹晉之在堂而飲者異矣但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此三者皆為非禮又不可以弗審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此言人子事親以禮能不從亂命之事也陳乾昔寢疾聚合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而死則必大

為我棺使所服習之二婢子同棺以夾於我及乾昔死其子曰雖父命云然但用人殉葬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二婢者遂弗果殺案子之事親不以從令為孝尊已不陷父於不義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此言卿卒重於繹祭之事也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也祭之明日又設祭以尋繹昨祭謂之繹魯仲

遂卒於齊之垂地先一日有事於大廟至壬午猶繹

祭用萬以入而但去其有聲之籥舞仲尼曰非禮也

禮卿卒則不繹案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

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繹而萬入雖去

籥猶為非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

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

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

乎噫弗果從
此言非禮作機巧者之不可從也公輸氏若般二人名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桓楹如今橋旁表柱皆為下棺設也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其族人名般者善為技巧請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時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自有故事焉公室之喪擬用豐碑各空其中着鹿盧以下棺三家之喪擬用桓楹以楹代碑亦施鹿盧以

下棺其來久矣今般以人之母嘗試巳巧則何不自以巳母試巧乎意者亦有病於心乎是可歎也於是弗果從案公肩假之責般意固善矣考之禮制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大夫不可僭桓楹猶諸侯不可僭豐碑也以是為魯之初而從之其可乎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

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此言聖人與死難之人也禺人昭公之子公為也鄰重之重當作童齊伐魯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見國人走避齊師負杖以入城保者困而止息禺人乃歎曰繇役雖足病也賦税雖過重也若上下協心以禦寇猶可也今則卿大夫不能盡謀士不能死難其為不

可明矣我既出此言可不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皆往闘死焉禮童子之喪爲殤魯人以汪踦死於寇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固儼然成人之事雖欲勿殤也寧有不可乎𥝠郎之戰曲不在齊而在魯魯啓兵端至君子不能爲謀士不能死而禺人與汪踦獨能赴敵守義固宜爲聖人之所許也

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此言禮敬祠墓之事也展省視之子路有事去魯謂顔淵曰予之為此行也將何以贈我顔淵曰吾聞之也去國者必哭於墓告其先人以所往而后行反則不哭必省視其墓而入亦猶是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云爾顔淵因謂子路曰予之居也將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若過人之墳墓則必憑式若過神位有

屋樹者則必下車皆以致其敬也鄭注賵送也無君
事主於孝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
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
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
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
有禮焉
此言逐奔而殺敵有節之事也工尹楚官名陳棄疾

楚公子也楚有吳師使工尹商陽與公子棄疾追之既及工尹商陽仁而不忍者也棄疾謂之曰今日之事王事也子必手弓而可既手弓又曰子必射諸射之斃一人則韜藏其弓再及吳師棄疾勸之射又斃二人每斃一人商陽必掩其目而不忍視止其御而不欲迫且曰朝燕之禮卿大夫與士異今我朝則不坐燕則不與位甲禮薄如此既殺三人亦可以稱士之職而報命矣孔子曰殺人非仁者之為今觀商陽

則於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案自春秋而後好戰者每以多殺為功而商陽若此故孔子有取焉耳若夫居卑而不盡力殺敵而不致果固非所以為禮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此言諸侯行襲之非禮也桓當作宣曹伯廬也魯成公十三年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行含禮

亦猶朋友有相食之道也乃使之襲則非禮矣魯襄公二十八年朝於荆遭康王之喪荆人曰必請襲魯人不從曰非禮也荆人復強之魯使巫先拂柩用君臨臣喪之禮於是荆人悔之案邦交有一定之禮襲乃賤者之事也諸侯之於曹既失之又見荆之以非禮待魯而反取辱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

公事遂入

此言為人臣者不以私廢公之事也敬叔名弓桓公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六世孫蓋惠伯為敬叔之族父懿伯又惠伯之叔父也魯昭公三年有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往弔以奉進君之弔書子服惠伯為介行及滕郊而遇懿伯之忌日敬叔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曰此國之政公事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事而不將敬叔從之遂入劉氏敞曰左傳云及郊遇懿伯

之忌先言及郊而後言忌是及郊方遇忌也忌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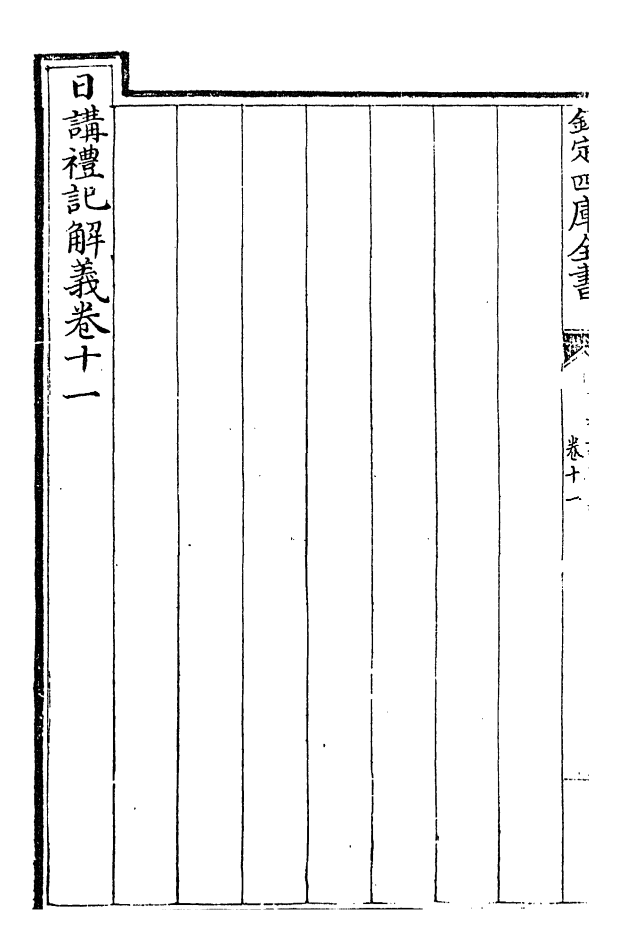
忌日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此言受弔於野之非禮也奪讀為兑狹路也春秋傳

作隧曾人蕢尚有喪哀公使人往弔遇其喪於道蕢尚闢除道路畫地為宮室之位而以受弔焉曾子曰蕢尚曾不若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昔齊莊公襲莒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戰而死其妻迎柩於路哭之甚哀莊公使人就而弔之其妻辭曰今日之役若君之臣而不免於罪則將陳尸於市朝而妻妾見執君之臣若既免於罪則猶有先人之敝廬在而於道路閒實無敢以辱命盖杞梁之妻知禮也若此案在道

畫宮弔者與受弔者均有失禮焉而以杞梁之妻證之則失尤在於蕢尚宜其為曾子所非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一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二

檀弓下

孺子䵒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此言設撥之僭禮也孺子䵒魯哀公少子輴殯車也

揄沈以水浸揄白皮之汁播於地以滑車也孺子䵚之喪哀公欲設引車之撥以問於有若有若曰設之其亦可也如君之三臣者尚設之矣顔柳則曰天子載柩於龍輴而叢木為椁形以覆幬其上諸侯以輴載柩不畫轅為龍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為題湊又以輴之重也為揄沈以滑之既有揄沈故必設撥令三臣者不用輴而徒設撥是竊禮之不中實用者也而君又何效焉案鄭注撥紼也棺未有不用紼者故

徐氏師曾謂是設置撥揄沈之人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此言為妾著服之非禮也魯悼公之母哀公妾也於其死而為之服齊衰有若問曰為妾齊衰禮有之與公曰吾豈得已乎哉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此為我妻故耳案禮王侯絶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為貴妾緦哀公溺情文過所謂得已而不已者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此言子臯之知政體也庚償也季子臯為孟氏成邑之宰有妻之喪當葬而傷人禾申詳以告曰請以直償之子臯以為未可曰孟氏不以此事而罪予朋友不以此事而棄予以吾方為邑長於斯故也若必買道而葬則後人難為繼矣案為政在大體不在小惠

故子路治蒲壺漿施德夫子非之子臯盖知此意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
弗為服也
此言未受禄之臣禮有不同也違去也位定然後禄
之其有仕而未嘗受禄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
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以其有賓主之道而
未全乎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為反服也案仕而
未有禄則賓之而弗臣若子思之於魯孟子之於齊

是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此言葬後以鬼神事親之禮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人子居喪不忍遽以鬼神事其親故未葬以前猶事以生時之禮葬而虞祭則親形已藏然後立尸以象神設几與筵相配至卒哭乃諱其名蓋事生之禮

至此畢事死之禮自此始已所謂卒哭而諱者國君則有宰夫執木鐸以詔命於宮曰舍當祧者而諱新死者又出從寢門以至庫門於凡百官所在之處咸使知之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此言避諱之禮也子於父母之名沒則諱之然以二字為名則不必俱諱如夫子之母名徵在或所言者

及在則不稱徵所言者及徵則不稱在是也後世不此之法甚或過於拘避而并諱嫌名非禮意矣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此言軍敗之禮也軍旅之事凶事也故戰敗而有憂必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其赴國告敗之車則露載其甲與弓而不納於櫜韔以示不忘報也案戰勝而還謂之凱故於其敗也則謂之憂而以喪禮處之凡告喪曰赴車今告敗亦稱赴車者猶之素服之義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宫火亦三日哭

此言致哀於宗廟被火之事也先人之室為先靈所依焚則靈有不安必三日哭故魯成公三年新宫火魯人亦三日哭正與此禮合也案新宫為魯宣公之廟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春秋書新宫災者諱火也胡氏安國云神主未遷謂之新宫則不當哭故春秋書以譏之恐未然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此言苛政之厲民而欲為上者知戒也式而聽之與式凶服之意同昔孔子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向墓而哭者甚哀夫子憑式而聽使子路問焉曰子之哭也壹似重疊而有憂戚者婦人乃曰是誠有之昔者吾舅既死於虎而吾夫又死焉今則吾子又死焉所以

重有憂也夫子曰虎患如此何為而不去之婦人曰幸無苛政夫子歎曰小子其識之苛政之殺人蓋猛於虎也案此章之言事不必實而足以警世為民父母者所宜深念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比言治民者當以誠為本也魯有賢而隱於下為周豐也者哀公執摯欲請見之周豐辭以不可公曰我其已夫盖不强其所不願也因使人致所欲問之詞曰治民以敬信為重昔有虞氏未嘗施信於民而民自信之夏后氏未嘗施敬於民而民自敬之果何所

施行而能得此於民也周豐對曰是盖有以德化民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如人在墟墓之間未嘗教之使哀而民自哀在社稷宗廟之中未嘗教之使敬而民自敬固非徒言之所能喻也殷人作誓而反以起民之畔周人作會而反以致民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而徒恃誓會之言為之固結民其有不解散者乎寀為治之道有心之要結不若無心之感孚周豐所稱可謂知本矣

喪不慮居毁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毁不危身為無後也

此言喪禮貴於得中也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喪具稱家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謀粥居室哀痛必有節限不可過為哀毁而致危其身所以然者蓋家廢則宗廟不能獨存身危則繼嗣於是而絶非所以為孝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髙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䰟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此言旅葬合宜之事也季子吳公子名札讓國居延陵横曰廣直曰輪隱據也還回也吳之延陵季子適齊於將反也其長子死焉因奉命出聘不敢將私喪

以歸遂葬於齊之嬴博二邑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於是往而觀其葬禮焉其下棺之坎深不及泉斂即用所衣之時服既葬而封縱横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從儉制也既封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其封以示陰之歸且號者凡三曰人有生必有死骨肉之復反於土也亦命也若䰟氣則游散而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蓋欲其依已而歸故再言以深致其意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於禮也其合矣乎蓋不惟適旅葬之節而亦知幽明之故故夫子善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此言諸侯僭禮之事也考或作定易謂簡易臣禮也

于謂廣大君禮也魯鈍也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其大夫容居弔之且含容居致辭曰寡君使容居坐行含禮進侯玉於君其使容居以含盖徐自擬天子故其辭如此邾有司拒之曰諸侯之来辱於敝邑者臣行臣禮易則易于則于焉若易于相雜臣来而欲行人君之禮者我國從未有此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者當奉命而行不敢忘其君為子孫者當守先世之訓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

自西討濟河以来凡使人弔含於他國無不用此言者容居爲魯鈍之人今故不敢忘其祖也案含禮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歸含容居欲坐含以進侯玉僭禮甚矣有司者終不能守禮以拒之徐亢而邾卑君子以爲均有過焉爾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此言母嫁與廟絶之事也子思之母既嫁而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之於廟其門人至則曰庶氏之母死先既與廟絶族今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遂哭於他室案伯魚年五十而卒記者謂子思之母改嫁於衛之庶氏此亦事之近於誣而不可信者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

者廢其祀刎其人

此言為天子服杖及葬備棺椁之事也官長謂大夫士國中男女謂庶人天下謂諸侯之大夫百祀畿内百縣之祀也天子為天下之主崩則普天之下皆為之服而期有先後三日則大祝商祝先杖五日則畿内之大夫士服杖七日則國中之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三月則天下諸侯之大夫皆服繐衰既葬而除自殯之後掌山澤之虞人即致百縣采地之祀木可

以為周棺之椁者斬而獻之且戒之曰有不至者則廢其邑之祀刎其守祀之人所以見王喪之重使人不敢慢也窾臣民既皆有服而制有三日五日七日三月之異者以力有勞逸恩有重輕地有遠近故也至於棺用四重而椁周焉其材固宜於豫且慎矣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

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

此言餓夫之操以風世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微與猶云細故末節也齊國大饑有黔敖者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時有餓者蒙袂其面輯斂其屨貿貿然而来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其来食餓者張其目以視之曰予惟不食嗟来無禮之食是以至於此也遂去之黔敖隨其後謝焉餓者卒不食而死曾

子聞之曰嗟来之言雖不敬然非有大過其嗟可去而其謝可食也吳氏澄曰嗟者閔之之辭来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然當禮教衰廢之餘名節不立而苟以自處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聞餓者之風其亦可以少愧也夫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甞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

其宮而豬焉盖君踰月而后舉爵

此言大逆者人人得而誅之之法也定公名貜且豬水所聚也邾婁定公之時有以子而弒父者有司以其事告定公為之瞿然驚怪而失席曰人倫之變至此乃教化不明所致是寡人之罪也又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天下之惡莫大於弒逆故臣弒其君凡在官而為諸臣者皆得以誅之而無赦子弒其父凡在宮而為家人者皆得以誅之而無赦非特如是而已

并且壞其室洿其宫使水積聚不復更為人居為之君者必待踰月而後舉爵盖傷悼而自為貶損也如此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此言頌禱並善之事也獻文陳注疑為趙武謚京當

作原晉卿趙文子作室既成晉大夫並發禮以賀張老亦往焉以其侈麗而佯贊之曰美哉輪囷而高大美哉奐爛而衆多庶幾祭祀之時作樂於斯死喪之時哭泣於斯燕飲國賓聚會宗族無不於斯乎文子知張老之諷已而述其詞曰武也若得保此室而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完全要領幸獲善終以從先大夫而葬於九原也於是乎北面再拜稽首以受其諫焉君子謂張老善頌文子兼善禱也案頌者

祝迓其福也禱者祈免於禍也頌不忘規禱不忘戒斯謂之善也云爾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此言聖人恩及於物而並記其制也封讀窆路馬人君所乘之馬也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掘地而埋之且告之曰吾聞既敝之帷不棄為埋馬可用也既敝

之蓋不棄為埋狗可用也某雖貧而無蓋於其窆也亦與之席以代毋使其首陷於土焉聖人之愛物而中禮如此記者因記國君埋馬之制路馬死亦埋之以帷但不用敝者葉氏夢得曰帷蓋近於身以為障蔽犬馬畜於家以為代禦障蔽者敝所不敢棄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廏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

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此言威儀容飾之足以致重於人也內霤屋後簷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往弔焉曾子與子貢亦弔焉閽人以君在之故弗為內也二子自以儀容未善於是入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先已告矣曾子隨後而入閽人退辟而延之及進內霤卿大夫在

堂上者皆辟位公亦降階一等而揖之上故君子言之曰人能盡善於容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案士喪禮君視斂出主人拜送襲拜大夫之後至者賈疏以後至為不得與前卿大夫同時從君入者則君弔時後至者自不得入安有脩容而入之事此記者傳聞傅會説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説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晋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此言覘國者之識治體也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門者司城官名子罕宋公族樂喜也扶服即匍匐竭力之貌宋國之陽門有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甚哀其時晋欲加兵於宋先使人覘之還報於晋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以貴卿而哭之哀民無不悦者由是觀之殆不可伐也孔子贊之曰善哉

覘國乎邶詩谷風之篇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此非
特晉國而已即天下之大其孰能當之甚矣人心之
足恃也察為國之要在乎用賢臣用賢之效在乎得
人心故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衆志成城即國之
弱小所弗慮也宋用子罕遂有以伐強大之謀然則
仁賢之為益於國者豈淺鮮哉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

入

此言廢禮之由於國亂也喪禮於君父皆斬衰三年魯莊公之喪子般見弒而慶父作亂時閔公年八歲禍亂恐迫葬畢即除衰絰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士大夫至卒哭祭畢亦除服而不以麻絰入庫門三年之喪自此不行矣胡氏銓曰既葬而絰不入庫門經意譏魯君忘哀之速爾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亦譏吉之早也雖由禍亂而然然子臣之義薄矣記者故交譏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此言聖人隱惡全交之事也沐治也孔子之故人有原壤者其母死夫子助之治椁壤乃登木而言曰久矣我之不託興於詠歌之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言

木文之華也執女手之卷然言桲材之潤也夫子若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問曰子未可以絶其交乎夫子曰壤之無禮固也某聞之親者未可遽失其為親也故者未可遽失其為故也寀夷俟小過也遭喪而歌大惡也胡氏以為責其夷俟之過則原壤猶不失為故人若數其母死而歌則於義當絶聖人不遺故舊蓋有難以明言其失者耳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此言趙文子知人之事而并及其為人也文子名武

叔譽叔向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謂兼攬衆事植

謂剛直自立隨武子士會也姓范字季食邑於隨中
身也卿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趙文子與叔譽游
觀乎九原之上文子曰卿大夫之葬此者多矣假令
死者而可作也吾其當誰從乎叔譽曰其陽處父乎
文子曰處父所行專權自用於晋國卒為狐射姑所
殺不得善終其身是其知有不足稱也叔譽又曰其
舅犯乎文子曰舅犯從亡於外者久當反國之時正
輔主之日乃及河而請他往要君以求利而不顧其

君是其仁有不足稱也我之所與歸者唯隨武子乎武子之言於晉國無隱情而家之事亦無不治既能利其君而又不忘其身既能謀其身而又不遺其友是仁知兩全者也文子之論前人如此故晉人皆謂文子知人記者復言文子之身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則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蓋能謹於言行者至所推舉之士出於管庫藏者七十有餘家生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託以子焉為國取材而不計其私殆庶幾

於隨武子之為人矣案文子所慕在於隨會故往往有與之相近者論者以為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以學跡其生平多有可議然就晉言晉其賢於處父舅犯亦遠矣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此言子柳失禮之事也叔仲皮魯叔孫之族學教也

衣讀齋繆讀樛衍皮弟也叔仲皮甞教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也猶知為舅齋衰而繆經叔仲衍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乃告子柳使易繐衰環經因言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服人不吾禁今亦宜然蓋徒知姑姊妹在室齋衰與婦為舅姑同而不知繐環非齋衰之制也子柳從之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是雖受教於父反有不若愚婦人之所為者矣案禮婦人為舅姑齋衰絞

絰兩股相交曰樛故謂之絞儀禮喪服傳疏所謂衰裳齊牡麻絰是也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也環絰一股弔服之首絰也子柳知從叔父之言而不知從父之教雖習俗移人亦可見其守禮之不篤矣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

此言為宰者孝足治民之事也成孟氏之采邑范蜂

也蟬蜩也蠶絲如績蟹背如筐蜂首如冠蟬喙如緌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服者聞子臯將為邑宰遂以服衰蓋知子臯至孝恐來罪已故也成人為之謡曰蠶能績絲必匡以貯之然蟹之有匡非為蠶之績也范之冠也為喙而已猶之兄死必為之服衰然成人之衰非為兄之死也為子臯而已案孝子之行本有放之四海而皆準者觀成人之為兄服可見教民者

尤貴乎躬焉以化之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此言賢者居喪哀過之事也子春曾子弟子樂正子春之母死至五日而不食禮執親之喪不食者三日子春蓋勉强而踰二日矣既而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實情吾更於何處而用吾情乎案鄭注以勉强過禮為悔或謂是悔母生時未盡奉養之道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此言君遇旱災當求諸己而不當求諸人也然猶焉尫瘠病而面向上也魯穆公之時歲旱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今思所以求之者吾欲暴尫冀天哀

之而雨子以為何如對曰天則不雨而暴此疾病之人事甚酷虐而非所以感天毋乃不可與公曰然則巫以接神吾欲暴巫冀天憐之而雨子以為何如對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從而求之毋乃太迂闊乎公曰天災如此無可為求吾以徙市之凶禮自處則又何如對曰從來天子崩巷市者七日諸侯薨巷市者三日蓋徙市於巷者庶人為君之喪禮也今旱而為之徙市是行喪君之禮以自責而不亦可乎案

春秋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今穆公既不脩先君之政而縣子者又不能舉先大夫臧孫氏之說為對其所謂可不過曰徙市於巷而已格天救民之本豈在是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此言祔葬之制唯魯為善也祔制起於近代衛與魯

俱行之孔子嘗曰衛人之祔也於椁之中以物隔而離之魯人之祔也於椁之中不以物隔而合之夫既曰祔矣又何離焉合之者其善矣夫蓋生同室而死同穴者婦人之道故夫子善魯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為之故小大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異椁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二